

公交车晃悠着，爬进暮色的更深处。车厢里挤满了人，但没人说话。吴璜上来得晚，没找到座位，只能抓住扶杆，另一只手攥紧了包，挡在身后。她个子高，在公车上经常被占便宜，以前还能骂骂，现在叫了别人也听不到，只能更加小心。

今天的运气似乎不太好，一个男人试图靠近她，但被包挡住，悻悻地挪到了别处。

吴璜松了口气，看向窗外。正是晚高峰，路口两辆车蹭到了，谁也不肯走，主干道上的汽车堵成一片，延绵至道路尽头。吴璜想，这些钢铁甲虫里，肯定有人在拼命按喇叭，可这世界是寂静无声的，像一张刚从漂白池里拿出来的纸。

过了好久，在交警指挥下，车流才慢慢疏通。一辆辆车在路口分开，又融进别的车流里。公交车继续爬向前方，没走一会儿，吴璜就看见身旁有人吵了起来。

说“看”到人吵架并没有错。所有人都朝着车厢中部看去，在他们的视线里，一个女孩正在骂骂之前试图靠近吴璜的猥琐男人。看得出来，她骂得很用力，脸都憋红了。猥琐男嬉笑着看着她。其余人也只是看着，没有人上前。

因为没有人听到任何声音。车到了下一站，女孩显然是提前下车，临走时愤愤地扫视了车里所有人一眼。这目光也落到吴璜脸上，她像是被蛰了一下，眼神游移开。

女孩嘴唇启合，愤愤地说了几句什么，但没人能听清。也是，吴璜想，现在是晚上，绝大多数人说话的份额都用掉了。剩给人们的只有沉默。

公交车门正要合上，一个人挤了上来。人群挪动起来，对那个刚上来的年轻人侧目而视。要说只是进来一个白人，不应该引起这么大的反应，但吴璜盯着脚看过去，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大家反应那么大。年轻人背着一个硕大的吉他。

车厢本就拥挤，吉他占了不少地方，离他近的几个人都不得不往后退，人群挤得没有了缝隙。被挤到的人没法抱怨，只能把目光凝聚成针，向年轻人刺去。他也有些不好意思地点头，然后转过身，看着车门。车门外暮色沉降，但灯光如星火亮起，他的侧脸一会儿明一会儿暗。

吴璜也被拥挤的人群挤到了，却没有恼怒，而是好奇地看着年轻人的背影。他很单薄，吉他都比他要显眼一些。吴璜就是因为吉他而好奇的——在整个世界都近乎失聪的年代，谁会听到他的吉他和歌声呢？

世界骤然变成这副模样。经历过最初的震荡，社会恢复平静后，最先消失的，就是跟音乐有关的行业。她记得一年前，维也纳音乐厅将收集到的所有乐器堆在一起，最后由音乐学院院长亲自泼上燃油。她当时看着电视，在无声画面里，那个白发老人颤抖着，犹豫了许久才丢下火把，烈焰熊熊燃起后，他又纵身跃下，与那些他心爱却再无人聆听的乐器埋葬在一起。周围还有许多学院的教授，却无人阻拦，只看着火焰微微跳跃了下，就吞没了院长，像是石子丢进湖里泛起的涟漪。

这场火过后，吴璜印象里就再没有见过乐器、唱片或磁带了。没想到，在这辆拥挤、摇晃，朝夜晚方向，又一片沉默的公交车上，还能再看到一把吉他。

她回忆着旧事，入了神，没留意到那个猥琐的男人又靠了过来。他胆子更大了，直接推开吴璜的包，整个身体贴上来。吴璜愣了一下，才觉得吞了苍蝇似的恶心，拼命往后退。

人群一下子骚动起来，好几个人慌忙让开，吴璜没注意到车门处的台阶，脚一崴，向后摔倒。视野像摇晃的镜头，快速变幻，充斥着无数张冷漠的脸，最后，她看到了那个年轻人。车门口的年轻人及时转过身，伸手拦住了她，让她站稳。

她扶着栏杆，愤怒地看着猥琐男，后者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脸上依然挂着笑。沉默一如既往地包庇着肮脏。

吴璜无奈地低下头。既然跟那个女孩一样，那自己也只能提前下车了，总不能跟这个猥琐男一直坐到终点吧。

下一站很快就到了，车门打开，吴璜刚要下车，就被人拉住了。她回头，发现是那个年轻人拉着自己的袖子。

“你别下，”他对吴璜说，“是他该走。”

听到他的声音，吴璜愣住了。在她愣神的时候，年轻人转身揪住了猥琐男。两人拉扯着，猥琐男动了手，一拳打向年轻人的背。

他及时侧身，避开了背上的吉他，胸口被打中。吴璜听到他闷哼了一声，有点痛的样子。他皱了皱眉，一把揪住猥琐男的衣领，往门外一扯。

猥琐男被摔到车外，还要扑上来，车门却合上了。公交车启动，摇晃着往前。

吴璜看向驾驶座上悬着的后视镜，在镜子里，远远地出现了司机的眼睛，她感激地看了眼，这一眼被镜片反射，落到了司机眼里。司机点点头，垂下眼睑，继续专注地开车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旁边的年轻人说。吴璜连忙点头，看着年轻人略有些苍白的脸，突然才意识到刚才也能听到他的声音，不由得一愣——他把说话的份额，用在自己身上了？

谁也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时候来的。最主流的说法是，在洪荒时代，人类还没从海里爬出来时，它们就已经来到了这里，它们是这颗星球真正的主人。它们能变化各种形态，混在人类中间，等着人类慢慢成长。但人类让它们失望了。

另一种说法是它们其实刚来不久，是被人类发往宇宙的乱七八糟的信号引来的。它们准备与人类建交，但刚来到地球，就失去了交流的兴趣。

“这颗星球太吵了，像在被煮沸。”它们的飞船从隐形状态中显现，悬浮在高空，阴影遮蔽整座城市，“无处不在的声音，无处不在的伤害，你们能够忍受？”

这番话并不是广播出来的，而是作为“想法”，直接进入每个人的脑袋。不管人们是在做什么，这个念头都会在脑海里出现。

“我们并无恶意。在宇宙中，声音是最低效、最鸡肋，限制最多的交流方式。你们发出的声音，也以谎言、无意义的寒暄居多。因此，我们决定帮助你们减少对声音的依赖，和声音对你们的干扰。”

于是，飞船离开前，底部往外喷吐出白色的雾气，很快弥散



在空气中。后来人们检测出，这些是纳米级别的吸音机器人，遍布世界的每个角落。这些机器人对人体无害，但吸收了所有的声音。

人类的耳朵从没像现在这样安静过。走在路上，身后没有丝毫声音，走两步就会回头看一眼，仿佛背后是巨大幽沉的深渊。但好在，它们并没有完全隔绝人类的语言交流。人们很快发现，舌头和耳朵还是能用的——但每天只能选择跟一个人说话。不管是熟人还是陌生人，只要你向他开口，那一整天里，你的声音就只能被他听见。而对其他人，不管你怎么喊叫，甚至凑到耳边嘶吼，别人都听不到丝毫声息。

这个世界的规则，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改变了。刚开始，人们很难适应，早上起来随便向人问个早，就发现接下来想说话的时候，就只能干张嘴了；领导们想训话，但人数只要超过一个，就没人能听到；男孩跟喜欢的女生说话，却发现女生只能沉默，因为她不想把说话的名额浪费在她不喜欢的人身上……

人类是很容易妥协的物种，当发现无法对抗外星人的科技后，只能接受了这个新的设定。

人们不再寒暄，工作交流也尽量用邮件解决，说话成了一件需要无比谨慎的事情。吴璜见过一个同事跟其他人闹不愉快，都快打起来了，同事突然用手指了指对方的手机，对方心领神会，亮出二维码，在微信对话框里互相对骂。他们面红耳赤，手指按键如飞，不时抬头看对方一眼。到最后吴璜都不知道是谁吵赢了。

渐渐地，人们发现生活其实没有太大改变，真正需要说话的时候并不多，绝大多数情况可以在网上用文字解决。为了适应这个失语的年代，科学家们承诺，正在研发脑波通讯设施，唇语和手语也在逐渐普及，但要全民学会，还需要一些时间。

吴璜在这座小城里生活，一般都是把名额用在母亲身上，睡前给她打电话，但通常电话的另一边都是沉默——母亲是个多话的人，熬不到中午就开口跟人说话了。有时候吴璜回家晚了，没打电话，这样一天的名额就浪费了。

还有很多人也是这样。虽然名额宝贵，安静下来后却发现，其实也找不到真正想说话的人。

不过吴璜早跟母亲约好了，今晚下班后要聊一下。这是少见的情况，意味着两人白天都得忍着点。她还好，对母亲这种话多的人，可就有点难受。她觉得母亲应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。所以她虽然感激年轻人的帮助，但也只是摇了摇头，没有发出声音。

年轻人没再说什么，转过头，看着车窗外的暮色。刚才的闹剧消解在沉默里，公交车继续晃晃着。当它沿着暮色的脉络进入夜晚时，也从市区到了郊外。终点站快到了，乘客们零零落落地在沿途下了车，此时车上只有三个人。

吴璜，司机，和这个背着吉他的年轻人。吴璜坐在车后的座椅上，侧头看着窗外划过的楼影，影影绰绰，流光在玻璃上划过，也在她的眼眶里划过。年轻人则依旧靠在车门处，看不到表情。

车到终点，终于停止摇晃。到站是没有广播提示的，只有像蔓藤一样遍布车厢内壁的彩灯在一闪一闪，映在三个孤独人的身上。司机没急着开进车站，而是摇下车窗，点了支烟。

车门迟缓但无声地打开，年轻人侧着身，小心保护着吉他下了车。车外是浓重的夜色，他一出车门，就没人了黑暗。

吴璜看窗外看得出神，车停了一分多钟才反应过来，好在司机专心抽烟，没有催她。她连忙起身下车，出车门后，闪烁的彩灯才熄灭，整个车厢像是一瞬间被墨汁涂满，看不见人，听不到声。

从终点站到吴璜租住的地方，要走两条街，再沿着三岔路口的左边，穿到狭窄的小区门口，爬三层楼，才能打开那扇有些老旧的房门。这条路她走了很多遍，几乎都是在这样的晚上，都是一个人。

唯一人多的地方，是在那两条街的中间，一个供附近居民休闲的广场。前几年更热闹，一到傍晚，就有一群大妈汇聚而来，围着广场中间的喷泉，在巨大的音浪中跳舞。这种景象一去不返。现在广场凋零不少，一到深夜就安静得如同旷野——这里是偏僻郊区，跟旷野也差不多。

喷泉也很久没有再喷水了。好在现在也就9点不到，广场上有不少人散步，但都沉默着。她走上广场，没有停留，还是照习惯拐向另一条街。但路过喷泉池的时候，她吓了一跳——一个人影正坐在池坛边。

路灯的光照不到这里。散步的人也都分散在广场边缘，池边一片空荡，让这个人影乍看起来像一座雕像；但他低着头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偶尔点一点，又像是找不到家的孤魂野鬼。

但她的惊吓只持续了一瞬间就又消失了，因为她看到了这个人影的腿边靠着一把吉他。

是那个公交车上的年轻人。即使她看不清他的长相。她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绕开喷泉，走向回家之路的第二条街。这时，身后传来了歌声。

他是许多城市的过客，在大厦的顶端点燃篝火，在梧桐枝上挂满单车，他玩得很开心，却不怎么快乐。哦，他不快乐，就像你见到的任何一个过客。吴璜的鞋变重了不少，脚步迟滞，迈了两步便停下来。她转身

看去。年轻人坐在池边，抱着吉他，手指在琴弦上拨动，轻轻唱着。他唱歌的时候头也是低着的。但吴璜知道，他在唱给自己听，他跟她说过话，这一天里，他的声音只有她能听到。夜晚起了风，在吴璜的袖口缠绕，有点冷，她握住了自己的手腕。歌声清清晰晰地传来，有那么一会儿，她以为歌声跟风一样，都是这样缓慢地掠过她的身体，带走一些温度。唱歌的时候年轻人很专注，一直没有抬头。他的右手在吉他弦上起伏，其实没有意义，因为吉他的声音不但吴璜听不到，他自己也听不到，但他还是那么认真地弹着。等到一曲终了，吴璜看看他，又看看不远处那条灯火通明的街道；她想，要不要过去呢？她掏出一个硬币，告诉自己如果正面朝上就过去，反面的话，就回家给妈妈打电话。她把硬币扔到地上，硬币弹了一下，又滚动起来。但地面幽暗，滚动又是无声的，转眼间她就失去了硬币的踪影。好吧。她想。她走过去，坐在了年轻人的旁边。

后来吴璜努力想重拾这一晚的记忆，但每次尝试，记起来的都是很模糊的画面。她总结原因，无奈发现，是因为一切都显得太不真实了。她记得那个年轻人给她唱了一首又一首的歌。她都没有听过，只知道是民谣，节奏舒缓，歌词的差异很大，有些关于山水，有些关于流浪，还有一首是跟爱情有关。唱这些歌的时候，他们身边不断有散步的人经过。年轻人抱着吉他的样子很惹人注意，人们会多看几眼，顺便看到了坐在他旁边的吴璜。但他们听不到任何声音，沉默在保护这两个人的小小秘密。吴璜后来看，这么多结伴的人来来往往，说不定也在说话，广场其实是喧嚣的，只是她听不到。每个人都守着自己的安静。她只能听到年轻人的歌声。

后来，人群在广场上散开，四周空旷。年轻人也唱累了，把吉他放在一边，跟吴璜说起他的经历。

在沉默时代以前，他是个歌手，不太有名，但可以靠酒吧驻唱活下去的那种。他待过很多酒吧，被人献过鲜花到怀里，也被人用酒瓶砸过头。他喜欢这种生活，想一直持续下去，但后来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切。他在人群里唱歌，没人听得到声音。于是他开始流浪，寻找愿意花钱听他唱歌的人。今天运气不太好，一整天都没有，所以在这个夜晚的最后时刻，他把歌声和絮叨对着吴璜倾泻了出来。

“你放心，”年轻人说完，在黑暗中冲吴璜笑笑，“现在不收钱。”吴璜也笑了下。

“对了，你去过酒吧吗？”吴璜摇头。她的生活平静乏味，毕业之后就留在这个一趟公交就能横穿的城市，租着房子，奔波永远是为了上下班，即使工资如此微薄。她听在大城市工作的朋友说过，他们下班之后，就会去酒吧坐会儿，听听歌，聊会天。在她的印象里，那是很好的消遣。这个小城前几年开过一个酒吧，但营业没几天，沉默便笼罩星球，酒吧就此落寞，成了跟随声音而一起消失的众多产业之一。

她再想去，也没有了机会。

“酒吧很乱，但也很热闹，像是原始丛林，一切都野蛮生长着。欢乐、暴力，还有艺术。”年轻人说，“我的理想就是挣够钱，也开一家酒吧，吧台很长，可以让很多不愿回家的人坐着，但每个人只能喝三杯，毕竟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家。酒吧里不会很热闹，只是放着我的歌，等到下半夜，要是还有人没走，我就上台去唱。我想，应该没多少人，那样我可以唱得很好。”

他絮絮叨叨地说着，说到后来，突然自嘲一笑，闭上了嘴——开酒吧，在原来还可以实现，但现在的情况下，这个理想就像今晚刮起的夜风，说出来，能让皮肤感觉到温度，但想抓住，就会从指缝溜走。

在整个倾诉的过程中，吴璜都没有开口，她要把今天说话的份额留给母亲；年轻人则理所当然地以为她早已说过话，并不指望她的回应。吴璜跟他打过手语，但他摇头，说：“我没有去学手语。我只会弹吉他，流浪的时候，我也只带了吉他。”

这个意思就是，他连手机都没有。他只有无声的吉他，每天只为自己一个人唱歌，就这么活下去。要是一天没有生意，他就把声音献给路边遇见的人。

所以吴璜猜，他也并不是想对自己说话，只是在公交车上意外开了口，让自己成了今天惟能听到他声音的人。他的诉说更像是说给自己听，说给这个夜晚听，说给这个沉默的世界听。

时候已经不早，广场上除了他们，一个人都没有了。吴璜站起来准备离开。

“你知道吗？”年轻人突然站起来，提着吉他，走到她身边，“我待过的每一个酒吧，都有很好听的名字。”

他们并肩走着，走向连接广场的那条街道。夜深了，街两旁灯光也有些暗，长街一路蔓延进幽邃中。

吴璜听着年轻人一个个地念起了酒吧的名字。

“进来吧、黑匣子吧、AK47、玩偶酒吧、别处、桥西、星期八、可走廊吧、忘忧地带、海伦会咏唱、零心情、酒点过半、8号地铁、醉意西雅图、猎人、第七季……”

每走一步，一个酒吧的名字就跳进了她的耳朵。那些酒吧都不再营业，但名字真是好听，年轻人这么说着，她都仿佛听到了酒杯轻碰的脆声。她都有了错觉——这条街的两边不再是梧桐和泛黄的路灯，而是并排开着一家家酒吧，灯火通明，歌舞喧嘩，买醉的人进进出出。年轻人一个个介绍酒吧，每说一个，就有牌牌亮起，正是他提到的名字。他们一直往前走，两侧的吧也跟着他延伸，没有尽头……

等她反应过来，年轻人已经沿着三岔路口的右边，独自走远了。她只能看到他的背影，身体很单薄，吉他却显得硕大。再

走几步，这个背影就被黑暗消解得模糊了。吴璜心里一动，想要叫住他。她的心怦怦怦跳了起来。她深深呼吸，清凉的空气涌进胸腔，但就在喊出声音前，她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起来。她划开手机，是母亲的电话。“怎么没给我打过来？”“妈，”她说，“等一下。”但声音一出口，她就后悔了。她看向年轻人离开方向，夜幕浓重，他的身影已经完全融化。

原来母亲所谓的大事，是要给她介绍男朋友。这事她早有预料。这几年母亲跟她聊天的主要话题，就是催她找一个男朋友，常说的话是：“现在这世道啊，一个人更不容易活下去，找个人一起吧。”但她找不到。

还能说话的时候，她就不擅长跟人接触。也谈过恋爱，但很快无疾而终，两任都是，所以她对自己没有太大信心，对别人也没了太大兴趣。母亲每次提起，她就说工作重要，搪塞过去，加上这个小城远离家乡，母亲也就只是说说而已。

但这一次，母亲惊喜地说：“我刚打听到，我们隔壁小区，也有个小伙子在你那边上班。这就是缘分。老家的人，知根知底，又跟你在一个地方工作，真的合适！”

母亲反复说了好些遍，吴璜脑子有点乱，敷衍几句之后，母亲突然说：“先见一面吧。我给你安排好了，后天，后天你不上班。对了，记得见面之前不要跟人说话啊。”

说完，就挂掉了。过了两天，他们真就见面了。由于是两方家长安排的，两人都做了准备，留着说话的份额。在一家餐厅，吴璜见到了这个叫阿凡的男孩。

母亲在电话里描述阿凡时，吴璜就在脑袋里有了他的模样。真见面了，她发现阿凡就跟母亲形容的一模一样，老实可靠，脸上微胖，说话有点紧张。

她倒是不紧张，但完全提不起兴致。的确，一个能被语言描述得一清二楚的人，能引起别人的什么兴趣呢？

吃饭的过程中，阿凡一直努力在说话，介绍他自己——工作、收入，以后的打算。吴璜坐在他对面，默默地听着。她其实也不是在听。她有点走神，看着餐厅外来来往往的人群，每个人的身影都很笔直，每个人的背上都没有吉他。

一顿饭吃得很快，吃完后，他们也没有别的计划，吴璜便提议回家。

走到公交车站需要几分钟。阿凡也看出来吴璜对他兴趣不大，声音低了许多，走到站台时，深吸口气问：“这些就是我的情况了，也没什么特别的。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？”

吴璜收回目光，愣愣地看着阿凡。这张脸跟她的想象里、跟窗外的那许多张脸都一样，所以即使是第一次见面，她也没有陌生和局促感。她看了好几秒，才意识到阿凡在对她说话，这时，一个身影在她脑海里浮现，她犹豫了一下，问：“那你，记得多少酒吧的名字？”

相亲失败这事儿，母亲倒不介意。只是接下来她想再跟吴璜介绍对象，都被拒绝了。

“你……”母亲犹豫一下，“你有喜欢的人了吗？”她惊讶于母亲的敏锐，犹豫一下，在电话里说：“嗯。”她遇到带吉他的年轻人的事情，告诉了母亲。

“可是这个年代……”后面的话，母亲就没有说下去了。吴璜知道母亲的意思。在这个沉默无声的年代，要遇到一个人太难了。此后的很多年，她都没有再遇到他。

再后来，母亲让吴璜回家。“回来吧，”母亲在电话里说，“回来后，至少我们说话，就不用通过电话了。”

吴璜本来以为自己会拒绝，但怔怔地握着手机，看着朝阳在窗外升起，下意识地说：“好啊。”

住了很多年的屋子，要整个搬空，竟然不到一天。看着骤然陌生的四周，吴璜心里没有一丝波澜，东西一寄走，仿佛过往十年都变得模糊了。既然无可留恋，她提起随身的小箱子，转身去了车站。

在路上，她给母亲打了电话，说今晚上车，明天下午才能到。母亲说没关系，做好了饭等你。她想说说谢谢，但张了张嘴，还是没说出口。

这时节人竟然不少，进站口拥挤慌乱，又沉默无声。吴璜赶着进站，也加入了拥挤的大军。人多脚杂，她没挤几步，脚上一痛，却是被一个穿高跟鞋的女人踩个正着。她还没反应过来，那个女人被人群裹挟，消失不见了。

吴璜只得自认倒霉，小心一点，也慢腾腾地过了安检。

前面就是幽长的通道，穿过去，就进了车站。就彻底告别——她眼角突然一抽，余光里掠过一个人影。这道带着吉他的身影在无数背影中一晃而过，太像是幻觉，但吴璜的心脏像是被突然启动的发电机，在她胸膛里突突跳动。她想逆着人群走出去，但这个难度更甚于挤进来，她试了试，反被推到了更里面。

她有点着急，连行李都丢了，侧起身子，贴着安检通道，死命往外挪。人们对她侧目而视，要是还能说话，她一定被抱怨和骂骂淹没了，但她顾不得了，一边不停地道歉——尽管没人能听到，一边逆行而出。

等她来到车站外，外面依旧满是行色匆匆的旅人，却没有那道身影。不可能看错的，她对自己说，又跑向车站右侧。她跑了好几条街道，傍晚的风和路灯的光都拉扯着她的衣服，尤其是沁出微微汗水后，风还在她的皮肤上留下一阵阵冰凉。

街上的人都诧异地看着她奔跑的样子，其中还有些是她认识的，她能想象他们在群里会怎么调笑自己，但此时也不在意了，她只是喘着气，茫然地环视四周。

路灯昏黄，行人只是剪影，不远处，一辆公交车缓缓发动。她站得笔直，大口呼吸，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。在手放下的一瞬间，她看到了公交车的后窗，她并不能透过窗子看清里面同样拥挤的人群，但她能看到，那把吉他的轮廓。

她想追上去，但车已经启动了，她的脚又被踩过，经过刚才的奔跑，实在聚不起力气。于是，她只能把手拢在嘴边，大声喊着他的名字。

然而，四周无处不密布着吞食声音的纳米虫，她的呼喊，只如沉默。

公交车一点点驶远，拐过街，即将彻底消失。她依然用尽力气喊着，胸膛压缩着气流，喉咙扩展，嗓子震颤不休。她喊的是他的名字，而一个人的姓和名，是不能随便被叫出来的。这个名字会像透明的漆，每喊一次，都泼洒在空气里。即使没有了声音，也洗不去。

公交车进入拐角，停下，背着吉他的阿川走下来。吴璜停止呼喊，放下手，大口大口地呼吸。像多年前的夜晚一样，阿川穿过光和风，走到她面前。他比吴璜高出半个头，因此是微微俯视的姿态。他穿得有些单薄，微笑着看着吴璜，说：“我听到你的声音了。”

